

# 不动声色的乡村变迁 与撩动人心的青春奋斗

## ——国庆档电影《一点就到家》分析

周星

2020 不仅是世界巨变的年度,也是电影遭际不幸的年度,但中国电影第一个恢复基本常态,第一个凸显超越性架势,已经获得 130 多亿人民币票房,难能可贵占据世界电影第一高位,中国电影国庆档开启了全年第一个兴旺档期的模样,激发起后三个月观影热潮。由此,我们当然应该珍惜国庆档期上映的影片。它们为人们回归电影、欣赏电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个国庆档期各类型影片中,具有独特意味的小制作《一点就到家》题材和表现都别具一格。影片由陈可辛监制、许宏宇导演,也正以为监制者,所以人们由不得联想是《中国合伙人》的翻版。也许表面而言,的确魏晋北(刘昊然 饰)、彭秀兵(彭昱畅 饰)、李绍群(尹昉 饰)三人联手的故事貌似翻版,但三人奋斗克难攻坚的故事构架的确并非陈可辛首创,但《中国合伙人》为主流形态电影带来一种叙事沿,却巧妙表现关切中国发展的最新现象,以喜剧玩味和正剧故事的混合,牵连着生活鲜活状态而凸显时代创造意味和新鲜表现的价值。看到片名《一点就到家》似乎点化电商加快速的形象概括,但其实还要感知到影片事实上超越售卖层面,而充满了对于一个对于现代生活最迫近表现的艺术抓取的突破。

### 一、青春故事的现代性

无疑,从电影形态来看,是讲三个年轻人在农村这块地域开拓新的创造性的事业。青春故事惯常的路径是两个要素,其一,是校园青春的苦涩羞涩和少年不想愁滋味的表达。青春固然属于校园生活,而且应该有更多可以挖掘的余地,但是青春故事要造就出生龙活虎的气息,难免就是一种心态伤感、爱情碰撞,挫折哀伤以至于出轨等等相关联的青春表现,久而久之,让青春故事变成了一种羞涩到苦涩、痛楚的成长过程表现。青春故事的第二种常态表现,是都市青春生活的命运在商战中、在生存压力里、在生命的城市消费之中消逝。从理论上说,都市青春故事自然是青春在一种繁华迷茫之中表现的最佳天地。但是青春的质朴、青春的纯洁、青春在生活土地上磨砺而呈现出的精神气质,却多多少少丧失在上述两种形态中,而得不到更为真实的表现。

本片似乎不至刻意表现青春的故事,但是青年人的创业,新人创业路途上的苦楚,青年人自己和上一辈人以及和环境、和他们生活理想之间的搏击,却体现出青春固有的一种伴随着成长、伴随生活而凸显的进取意味。影片中年轻人把青春的汗水洒落在一个边远的云南的乡村黄路林之中,最需要看到的是摆脱了既往的青春在乡村表现中的苦难的奋斗,尤其是祛除了苦情戏的表现而意味深长。因为现代青年的心理和环境已经不是旧有形态的感知,同时,青春和喜剧相联系是一种最巧妙的联姻,对于青年而言,青春的所有可能是个体际的青春期苦楚,再“创痛巨深”却很大可能会被时间历史一带而过,回望却是一种喜剧。从一开始三个主人公都经历的事,是青春时候难免具有的喜剧色彩,包括一时挫折失败却无地自容的跳楼,但是影片没有把它变成一种跳楼的悲剧,而变成喜剧似的被拉回。在乡村办“异类”的快递点遭遇各种挫折的时候,一种巨大的退貨的浪潮也变成了一种喜剧式的化解过程。影片略带着轻松的一种生活履历表现,符合现代人感受时代的气息。超越过去类似题材表现带着城市或者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观,这一次转化角度,既是青春天生具有特定时刻的悲喜剧转换,也是历史来看的喜剧性,从而具有打

破习俗的舒展化解。所以《一点就到家》不仅是某种当下写真,还是对于青春时代的超前描摹,由此更意味深长。其实还可以说喜剧贴近青年生命本质,也贴近情感审视,扭转了青春的小资情态和矫揉造作的个人悲苦,具有更为贴近整个青年生活向上状态的描摹而令人欣喜。

### 二、叙事表现的得与失

这类题材在意念创新中如何加以妥帖表现,却是得和失所在。魏晋北(刘昊然 饰)失落欲轻生、彭秀兵(彭昱畅 饰)成功却不满足、李绍群(尹昉 饰)独往独来却被乡人除名,于是三个青年聚会云南小山村黄路村开始合伙人的创业历程。显然影片叙述的开始,是魏晋北都市生存从成功到失败后顿然痛不欲生的横空出世,属于急于凑齐和他人聚会因缘,勉为其难。而彭秀兵在众人顶礼膜拜的快速状况高峰期却突然宣布辞职,不仅是他草率而且我们也不明就里,原来是为了成就回报乡村梦,显然没有摆脱观念设置的匆忙。而恰好在魏晋北跳楼之际彭秀兵为了完成最后一单,竟然能追到天台就有点匪夷所思。李绍群尽管有叙事交代其“死亡”的铺垫,但快速递送到后山导致三人的奇遇,也许揭示了乡人惧怕其父亲而讳莫如深,却总觉得有点故弄玄虚。

也许我们可以转念从喜剧表现的虚拟性去理解这些创作用意,或者是说为了凸显主要场域即乡村中三个人的奋斗故事的快捷交代,而且事实上后面的故事的确有许多动人的存在,但是这种设计的瑕疵显然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即使用主次的重要性来区分,或者用喜剧表现的方式虚拟而可以被理解来敷衍,却总是觉得剧作上的缺憾不能轻描淡写。

也许进入乡村的故事才显示了创作作用所在。和我们的心理感受可以理解合拍的,是一些叙述细节都附着在喜剧性的表现上,而构成叙事着力点。比如为了完满完成最后单子的彭秀兵,没头没脑地冲上天台无关生死就喊住即刻跳楼的魏晋北,完全超然于惯常的悲感紧张的悲剧性场景的表现,将我们拉回到放松的喜剧氛围中。而他却忽然又加码竟然不管不顾的推搡魏晋北一把,转瞬令人心中惊。原因显然是后者已经为生存意念所动而动摇了决意辞别人世念头,于是观众释然明白,而角色对生死的调侃看淡也跃然而现。魏晋北被动到云南显然心理生理都格格不入,于是初始连虫子都专门打击他叮出肿眼,被乡民按照习俗强制让牛舔他的红肿“牛眼”的细节,而后竟然真的完好如初梦幻一般,恰好和他开始逐渐适应乡村生活形成暗合关系,却也充满了生活气息。后来,三个来源不一却聚集乡村的合伙人聚集在硕大树干下倾谈,仰望星空的情境,更充满了青春需要的梦幻、浪漫和抒情的效果,让合伙人叙事顺理成章。

### 三、电影暗含的当代性意义

《一点就到家》显然是当代中国现状不动声色的艺术性真实表现。我们强调其不动声色的乡村变迁,与微动声色的青春奋斗来概括,其撩动人心的青春奋斗意义和表现前已述及。这更里前强更为重要的是不动声色的乡村生活变迁的价值所在。包括:不仅是对乡村大改现实图景做了有声有色的描绘,超越了此前表现乡村的俗套故事,而且事实上触及当下脱贫大业,却将扶贫并不挂在表面,但以实际行动做了不动声色的透视;影片对于时代趋势的深入乡村的现实,借助超前的快速、电商和互联网展开,鲜活的显示中国当下生活状况而没有政策的演绎之嫌;对于青年观念转变,不是斤斤计较与符合概念的呈现,而是从沉入生活的实际事务表现来平实托出落实,充满了青春奋斗的真切气息。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二级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张启忠

截至10月8日长假结束,放映8天、票房达到13.8亿元,即将超越《疯狂动物城》创造中国内地市场动画电影单片票房亚军好成绩的《姜子牙》,却遭遇了影迷平台豆瓣评分从7.5到7.0分的沉降。观众肯定其特效的奇幻与酷炫,甲骨铭文、青铜器皿、玄鸟神兽等传统文化的玄秘与惊奇,但是对于剧情叙事则是多有微词。故对于影片中部分故事线接续的弱隐或者断裂的深刻原因,有待揭示。

多重世界间缝合中的断与续

评论者多将该片与《哪吒之魔童降世》、《功夫熊猫》等单线行进、强叙事类型的国内外动画电影进行比较后,认为《姜子牙》的剧情线索有些凌乱,情节转折的动力不足或者不鲜明,以至于观众对于剧情的理解晦明不定,甚至断续凌乱。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姜子牙》对于故事世界的设定有些繁琐。

一般而言,世界上票房成功且好评度高的动画电影,如《疯狂动物城》、《狮子王》、《飞屋环游记》等,故事发生在单一的角色世界。而部分动画电影中角色的世界是两个,如又体现人与人类的《攻克机动队》、人类社会与鬼魂世界的《寻梦环游记》、人类与异族的《白雪公主与七个矮人》、高科技与人类日常生活的《超能陆战队》等。这些影片在矛盾构建时候,采用了以人类为主、相对单线条的方式,细腻刻画了角色的内心世界,也便于观众清晰理解故事的整体框架。

相形之下,《姜子牙》中存在人类(苏妲己)、妖(九尾狐与小九)、神(师尊、更高级的神仙、玄鸟等)、怨魂(人类的怨魂与狐妖的怨魂)四个族类。其中,人类除了对九尾狐附身苏妲己的历史进行补叙之外,一般没有直接展示;而包括狐妖族和人类的怨魂,是以群像性的符号化方式存在。至于神仙,除了面目神隐、造型可见的师尊之外,以玄鸟为代表的更高级的神仙,在冥冥之中发挥着世界运行的作用。可见,《姜子牙》构建了四个世界的故事空间,而在影片时长既定的情况下,在神仙与狐妖的火牙交错矛盾中,既要叙述各自的前世今生,还要穿插、升级矛盾对抗的烈度,这种故事的难度可想而知。

一些角色的凌空出场后,仅仅进行台词的补充,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例如,小九是有肉身和一些灵力的狐妖,她曾经是九尾妖狐的元神;但是在九尾妖狐的肉身被斩除之后,只剩下了灵魂。那么小九的肉身从何而来呢?这个关系,没有清晰交代。同样,影片中的小道具骨片风铃,很沉重和深意,其功用是“风吹骨响、可慰亡灵”。不过在残垣断壁、荒无人烟的幽都山路上的一个山谷,冤魂潜伏,小九手上的几滴血,引发了怨魂的暴怒兴起,姜子牙被一个鱼骨怪物缠身而险些丧命,此时一个骨片风铃缓解了怪物的心情,让姜子牙转危为安。骨片风铃从何而来?这在影片中也并没有交代。骨片风铃作为英名其妙出现的道具,虽然完成了其情节推动功用,却留下了断碎的连续性,影响了观众对于剧情理解的连续性。

另外,影片对于仙界的设定,增加了叙事难度。更高级别的神仙只有在姜子牙砸毁了天梯之后,才降罪于师尊。观众可能会质疑或者困惑,无所不明、圆融贯通的更高级的神仙,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明察秋毫之末,洞悉师尊的贪念和为非作歹,尽快地避免战争引发的生灵涂炭并避免姜子牙的不自之冤呢?派出了玄鸟,来短暂地安慰冤屈亡灵和孤魂野鬼,是敷衍了事的不作为,还是圆智没有融通?仙界的运行法则是什么呢?尽管《姜子牙》表面上渲染了仙界的唯美与离奇,但是其功能和表现说明,《姜子牙》中仙界的设定不再是传统的仙界,反而是以纣王为代表的人类社会的阶层制与丛林法则的一

喜剧效果。

粗俗的台词,除了塑造角色性格,本意在增加一点幽默,调节影片的叙事节奏。但是,《姜子牙》中的台词粗俗段落,没有令观众浮想的想象空间,更没有贴合角色的心理。例如,长久地枯坐水边垂钓的姜子牙成了雪人,却将上钩的青鱼放生了。中公豹说:你连鱼都放,为什么不能放自己一马?放生青鱼,是善的修行,但姜子牙没有放弃自己的本真,没有因为被贬下凡而抛弃自己的真性,更没有对师尊等神仙妄加的“执着妄想”所屈服,所以他是执着于不升即坠的纯净的本真性。如果向师尊致敬,虽然可以恢复神位,却堕落了灿然的真性。中公豹作为曾经的仙人,难道不理解这种机制吗?所以,中公豹的台词,貌似幽默,其实是一种不切主题的“机智”,木然而坚定的姜子牙侧身而过的时候,中公豹又说:苍蝇不抱无缝的蛋。其实,这是用凡人眼中的客观属性的判定,是在进一步诱导姜子牙。可见,二者貌似志同道合,但不仅是性情不同,修炼的心性方面亦不在同一层级,甚至让观众怀疑中公豹来自静虚宫的身份。所以,这种缺乏智慧的隔空碰撞,只能显得中公豹的浅薄。

相反,充满市侩习气的酒馆老板,见到光临酒馆的姜子牙,尤其是众人都冷面斥之为“三界败类”的时候,老板却说“要看得开,要么就认栽,认了就可以回去了”,这符合商人身份和心理的台词,是在智慧、庸俗之间跳跃,反而有一些灵动。但是,当狐妖小九出现在酒馆,询问是否有前往幽都山的地图时,老板却滑稽地说出民俗信物、生活小百科之类型尽有的饶舌台词。这种取悦于当代人的台词,明显跳脱了一个远古的怪物身份。

同样,酒馆的小蓝色动物在公牛的酒碗中撒尿是公然的,却没有引发在场的怪物责怪,反而让公牛误喝了。这种照搬一些电影桥段的设计,已然没有了令人发笑的新鲜活力。当躲避公牛惩罚的小蓝色怪物逃到了母亲的怀抱中,其母亲更加粗俗无礼,要对欺负自己孩子的人“火卸八块”,这种不问青红皂白就模仿孙悟空似的无厘头台词,更没有了逗笑的动力。至于昔日暴虐成性、滥杀无辜的纣王,死后却被册封为爱恋神丘比特一样的姻缘神,尽管对于苏妲己的爱是刻骨铭心,但其见到小九时候,不是欣喜与亲近,反而是淫荡与轻浮,同样远离了幽默感。

笔者分别两次走进电影院观看此片,观众对于影片的幽默段落的设计,都没有发出笑声。相反,在影片结束之后的彩蛋部分,看到了哪吃的贪吃与米粒挂腮的段落,孩子们反而笑声不断。如果说小朋友不理解一些别有意指的台词,还可以理解,但是成年观众也没有发出笑声,说明这些幽默的台词,仅仅是小品风格的强甩的包袱,而不是电影的含有“意味”的机智言辞。

尽管《姜子牙》有些许的不足,但其票房的成功某种程度上说明观众对于这部影片的优秀品质的肯定和赞赏。作为仍处于奋起阶段的国产动画而言,本片的探索性和实验性,为国产动画积累了经验。

动画电影作为一种娱乐性的文化商品,参照国内外的成熟叙事模式还是一种稳妥的商业运作方式。另外,国外的一些动画电影中,一部影片不同的段落和台词,都由更加细化的几个撰写小组来完成。相反,如果原有的团队、简单复制一部成功动画电影的风格,或者透支消费一部影片的IP,票房则是公正的评价。如诗意雄浑的《狮子王1》1995年独步天下之后,追求杂耍和小品风格的两部续集,上映即遭遇票房惨败,至今已杳无人知,便是明证。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

张启忠

《姜子牙》:犀利沉思和动画娱乐的悬隔与缝合

张启忠

一种映射和复制,影片仅仅是做了虚化与美化而已。

更让人齿冷的是,影片在神仙内部暗设了一个“无间道”的情节。而“无间道”的电影模式要仰仗一部故事片的容量以及绵密缝制,才能做到天衣无缝。而在《姜子牙》中,这个“梗”的铺垫与展开,必然挤占或者切除了其它线索的连续。

可见,创作者在《姜子牙》中蕴藏了过多的深度思考,出现一些凌乱,利弊共存。其利在于,线索多头、断续的故事,有利于观众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进行故事再度编织,故该片拓展了国产动画的表述容量和成人向类型。

对于善恶的争讼与激辩,极具情感的撞击力

姜子牙手持金剑斩除九尾狐妖时,目睹了狐妖身体内部的元神,心生一丝善念,只是断除了九尾狐妖的肉身,放生了其灵魂,从而招致静虚宫师尊的贬斥,在人间的北海修行以斩除“幻象”。十年飞逝,形如槁木的姜子牙依然念念不忘。直到发现了“小九”脚上的宿命锁之后,本片开始了“侦探”风格的叙事。事实真相确实如九尾狐妖所言:通过宿命锁,九尾狐妖与苏妲己相连,造成了狐妖祸害人类之后,师尊背弃了将狐妖升仙的诺言,手刃妖族,并依靠这些“功勋”而统治三界。

所以,姜子牙与师尊的分歧表面上是“救一人”还是“救苍生”,不仅是“一与多”的交换关系,而是师尊所谓的舍的一人——苏妲己,已成了师尊眼中的廉价且麻木的工具和砝码,故“舍一人”实则是师尊贪权霸世的虚伪托辞,在姜子牙“一人如露水、苍生如江河”的智辩前不堪一击。这种对于善恶的争讼与激辩,极具情感的撞击力和深度的哲学色彩,与希腊神话《安提戈涅》中的故事颇为相似。

《安提戈涅》描写了底比斯王俄狄浦斯得知自己弑父娶母后,尽管留下二子二女,依然离开王位,流浪并客死他乡。为争夺王位,一子波吕涅克斯率兵父城邦的军队攻打底比斯,另一子厄特俄科勒斯率底比斯军抵抗,兄弟二人都战死沙场。他们的舅舅阿克瑞斯趁机继任底比斯城邦的王位,下令将波吕涅克斯暴尸荒野,并对敢埋葬波吕涅克斯者处以死刑。俄狄浦斯之女、波吕涅克斯的妹妹安提戈涅认为,即使哥哥叛徒,死后也应当得到安葬,因为入土为安是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法。《安提戈涅》的焦点是难以判定不同的人、不同的立场的善恶观,克瑞斯身上带有反“人道”、伪“理性”的诡辩色彩,而安提戈涅身上带有反“理性”、伪“人道”的激辩色彩,二者分别代表的是城邦利益和家庭情感。

类似于此,师尊的“救众生”而舍一人的诡辩,被姜子牙的“一人不救”难救众生的悲悯观所撞击。姜子牙认为,师尊的言论,有悖于正义与公平的天理,姜子牙的这种生命观,必然衍生出人、神、妖都不可不救的担当与济世情怀。当师尊的恶行昭然于世的时候,姜子牙发出了“愿天下再无不公”的宏愿,砸毁了人类误以为能够救赎人升天的天梯,这是一种“粉身碎骨浑不怕”的决裂。最终,师尊得到了更高一层神仙的惩治,这更加印证了天道恢恢、不分类别的普适性,强化了姜子牙悲壮的正义性。另外,化解了观众难以遏制的悲愤。

幽默不是强甩的包袱,而是有“意味”的机智言辞

《姜子牙》除了叙事的凌乱外,影片中的有些台词过于粗俗,如果说影片中的三个小男孩以及酒馆中的怪物的粗俗,观众可以理解为他们生活在穷乡僻壤所致,中公豹的粗俗是基于十年的苦修而失望的恼怒,但观众的理解不等于就达到创作者期待的